

云锦档案：一缕春光入锦绣

三月的南京，风软柳轻，玉兰初绽，梅花未谢。整座城仿佛被一层薄薄的春意裹住，而在这片温润的底色之上，悄然浮现出一种更为古老而华美的色彩——那是从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云锦图样中走出的春天。

丝起建康：千年云锦的源流

春到人间草木知，当春意被细腻地编织进每一缕花草的脉络，那承载这一仪式最华美、最沉静为载体，莫过于南京云锦——这项被誉为“东方瑰宝”的丝织技艺，其纹样体系中，早已为春天预留了最精美的位置。



南京云锦

（南京市档案馆馆藏）



云锦之名，取自“灿若云霞”，其工艺之繁、用料之奢、织造之精，素有“寸锦寸金”之誉。作为独立的丝织品种，云锦登上历史舞台可追溯至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（公元 417 年）。彼时，东晋朝廷在国都建康（今南京）设立“锦署”，专司织锦事务，标志着南京丝织业的制度化开端。

历经南朝近 800 年的积淀，至明清时期，南京云锦业在秦淮河两岸蔚然成势。史载：“秣陵之民善织”，清康熙年间更达鼎盛——全城织机逾三万台，“机户云集，机杼声彻夜不绝”，秦淮河畔俨然成为一座不眠的锦绣之城。



古香緞

（南京市档案馆馆藏）

江宁织造：御用巅峰与春色入锦

真正将云锦推向艺术与工艺巅峰的，是清代设于南京的江宁织造府。作为内务府直属的“江南三织造”之一，江宁织造专供宫廷龙袍、官用缎匹及外交礼品。



古香緞

（南京市档案馆馆藏）

据南京市档案馆馆藏文献记载：“按锦业最盛时代，当推前清康（熙）、乾（隆）两帝在位时为极。除皇帝、亲王必用外，兼答谢越南、朝鲜等国赠礼之需，复售于住坐南京之富商大贾，运往蒙古及西藏等处。彼时织品尚妆花……此类织法，工精料美，巨细认真，花样繁多，鲜妍夺目。”



古香緞

（南京市档案馆馆藏）

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云锦的绚丽色彩，竟与秦淮河的水质息息相关。当时染色多依赖天然植物染料，而秦淮河水清澈，且富含单宁酸，能显著提升丝织物的光泽度，尤适漂染红、蓝绿、紫等深色。传说，唯有秦淮河水漂洗过的丝线，方能织出最地道的“玄缎”与“天青缎”。

于是，春天不仅开在枝头，也沉淀于水中，最终升华为锦上繁花——缠枝莲、玉兰、海棠、牡丹……皆在云锦经纬间获得永恒。



濒危与重生：档案守护的技艺火种

云锦之珍贵，不仅在于其华美，更在于其不可复制的手工性。其核心工具大花楼木织机，由1924个零件组成，高4米、长5.6米，需“拽花工”与“织手”两人默契配合，经120余道工序，方能织就一寸妆花。

然而，至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这项传承 1600 余年的技艺几近断绝。全市仅存 4 台织机，唯一维持生产的“中兴源缎号”（后为中兴源丝织厂），亦“做一年歇半年”，在风雨飘摇中艰难维系薪火。



风华锦

（南京市档案馆馆藏）



转机始于 1954 年。南京市组建云锦研究工作组，系统抢救散佚图样与技法。1956 年，周恩来总理在参观“埃及艺术展览”后深情嘱托：“一定要南京的同志把云锦工艺继承下来，发扬光大。”

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让南京云锦迎来新生。



金陵锦

（南京市档案馆馆藏）



在南京绒庄街的中兴源丝织厂，工匠们一面坚守古法，一面锐意创新，推出“南京长江大桥”等时代主题新品。其中，“金陵锦”尤为瞩目。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牡丹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都有吉祥幸福、繁荣昌盛的象征意义。“金陵锦”，以大朵的牡丹花为纹样，莲花、宝罐、双鱼、盘长等吉祥纹饰为主，明黄、紫灰、翠绿等颜色的运用使得云锦看上去清丽脱俗。

据档案记载，上个世纪 80 年代，“金陵锦”曾获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成果二等奖，远销到青海、西藏等地乃至前苏联、蒙古、古巴等国。“金陵锦”承载的不仅是南京云锦千年来的传统工艺，更包含了坚毅、创新、包容的文化精神。





风华锦

（南京市档案馆馆藏）

南京的春天，不止于自然界的草木萌发——它也流淌在云锦的丝缕经纬间，凝固于档案的泛黄纸页中。那些穿越千年的华彩纹样，从未真正褪色凋零，它们只是沉睡在时光深处，静候着某个春日的唤醒，等待被今人的目光重新抚触，被时代的热爱再度点亮。